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三
論語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説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説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

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寓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

他勞謙之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畒廣録作徜行阡陌與他勾當方得賀孫○集注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銖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

果勞闕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去偽○集義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

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撿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

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必大○集注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

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必大。集義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

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

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

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

說甚禮樂亞夫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

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

不得時舉

事不成是麤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没

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争底意思便是樂 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去偽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似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

道所謂一事茍其餘皆茍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寓○集注總論

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

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為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僴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别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

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賀孫因問如請討陳恒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

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壯祖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説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廹逐之必大

胡文定説輙事極看得好可學

問胡氏之説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説亦可通

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以其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

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

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争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説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人傑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

一箇來爭若立他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他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炎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

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咏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

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賀孫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謙之○時舉録小異

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必大

子適衛章

宜久説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寛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

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
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
也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
故既富而教之燾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
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

民服 時舉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賀孫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樸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

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内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

不忍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胷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寛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義剛

問善人為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

令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令人答策專是謾策題者甚别試讀之可見去偽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

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植

荀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為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 必大

定公問一言而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

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横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顔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

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人傑

近者悦而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燾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攏得緊謙之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已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

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_{僩孫}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纔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弓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

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甞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

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廣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

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説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説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

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植

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謂如有恥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使乎意則是深厚足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公賞諫烏桓者至如徐禧云左縈

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之而已至於太原出境而止段頗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僩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僩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説矣今之人纔説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説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淳錄下云故無可望狷者雖遜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錄云末年無柰何方思得此等人可

見道之窮矣問何謂狷曰介然有守也　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録作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道夫録有氣質字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静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道夫録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他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他豈

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静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寓○道夫錄淳録同

南人有言曰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僩

或問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燾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羮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淳録云君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論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云天理

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以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峰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 𤈽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茍同小人是做箇私意

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説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説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子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説燾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

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麤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 燾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别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 寓

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

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樸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麤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謙之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

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令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

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

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温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

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燾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説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伯羽

朱子語類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伍存堉

朱子語類卷四十四

論語二十六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

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洽録云為侍從不過做得尋常事此不免蹈聖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

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之○洽錄云子貢問士必先答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一句却不曾說著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恥也者豈非為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深恥謨

克伐怨欲不行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閎祖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遏殺得在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己祖道

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胷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蓋卿

晞遜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絶矣今人非是不能克

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人傑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絶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可學

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燾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胷中不行耳畢竟

是有這物在裏纔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閒時自謂都無之纔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閒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

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夔孫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絶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絶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如何又問恐絶去根苗底如顏子克己否曰如勿字也是禁止之公更去仔細思量只恁地如做時文樣底說不濟事燾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己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己當為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忿怨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著了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著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已上是勝箇甚麽是伐箇甚麽是怨欲箇甚

麽所以夫子告顔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賀孫

克己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著在内但不放出耳燾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廻别也枅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必大

問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他且不得出來作過

誅之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大原但逐出境而已僩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為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為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别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

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他本文不曾有此意公何據輙如此說久之曰有一譬喻如一箇人要打人一人止之曰你不得打纔打他一拳我便解你去官裏治你又一人曰你未要打他此二者便是克己與不行之分克己是教他不得打底便是從根源上與他說定不得打未要打底是這裏未要打及出門去則有時而打之矣觀此可見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

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他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個

李閎祖問目中有克伐怨欲不行及非禮勿視聽言動一段先生問德明云謂之勿則與不行者亦未有異

何以得仁德明對曰勿者禁止之詞顏子工夫只是積漸克將去人欲漸少天理漸多久之則私意剥盡天理復全方是仁曰雖如是終是勿底意猶在安得謂之仁再三請益曰到此說不得只合實下工夫自然私意留不住德明

問克伐與克復只是一箇克字用各不同切謂克己是以公勝私克伐是有意去勝人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己是入來勝已克伐是出去勝人問揚敬仲說克字

訓能此已元不是不好底爲仁由已何嘗不好克已復禮是能以此已去復禮也曰艾軒亦訓是作能謂能自主宰此說雖未善然猶是著工夫若敬仲之言是謂無已可克也德明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没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

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仁公今只看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梢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道如何　闕　問孔子既云不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

也曰這便是他失問這也是他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著較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

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些小所見有些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賀孫

問原憲強制克伐怨欲使之不行是去半路上做工夫

意固與告子相似觀其辭所合得之粟亦是此意曰憲是箇狷者傳中說憲介狷處亦多廣

或說憲問仁是原憲有所感曰不必如此說凡觀書且論此一處文義如何不必他說可學

有德者必有言章

問范氏之說曰以心譬仁以四肢譬勇此說亦無甚病若欲以勇為義之屬則是夫子亦不合說仁者必有勇也范氏之失却在首句所謂仁之為力舉者莫能

勝上蓋欲以此形容勇字却不知其不類也必大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見孔子不恁地作鬧得過便過淳

問如何見得以禹稷比夫子曰舊說如此觀夫子不答

恐有此意但問得鶻突蓋适意善而言拙擬人非其倫爾太史公亦以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必大

問明道謂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上蔡以為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龜山以為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三說孰是曰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踈禹稷是好人羿奡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騃正

如仲尼賢如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駚然他意思却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如孟子所謂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云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云云這般言語多少精密适之問如何似得這般話舉似某人詩云云何似仲尼道最良張僧范寇知何物却與宣尼較短長寓

問夫子不答南宫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

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蜀錄云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學者之心惟知為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較好過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成德者而言否曰若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他只是用這般見成句義剛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燾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便他徒來而

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其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時舉

為命章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説道理及戰國之談説只是説利害説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謙之

或問子産章

子産心主於寛雖説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寛耳所以為惠人賀孫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注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為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産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寓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没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

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侯將荆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 賀孫

問集注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人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若據二子所成之事迹則誠未知聖人之學然觀管仲非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之語與子產論伯有事其精思察理如此恐亦未可謂全不知聖人之學曰大處他不知如此等事他自知之且使子路為鄭國必須强似子產觀其自謂三年為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必不為强國所服屬矣廣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畧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燾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

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又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下面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數語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倪〇時舉錄畧

別出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

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為成人也又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時舉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

未至於踐形之域也時舉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葢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葢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時舉

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淳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植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他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

之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僩

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可學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

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燾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桓文譎正曰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義剛

問晉文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譎集注謂

伐衛以致楚師而隂謀以取勝這説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吕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説忒巧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寓

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譎甚詳然説亦有過處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蹊（雘）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砥

江羲叟問管仲如其仁顏漕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豈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誰得似他這仁又云公且仔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

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幾句重了下面如何恁地輕去得江兄又問顏漕之意以召忽之意為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一項已結之矣豈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楊雄言爰變丹青如其智這句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

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

卓○賀孫疑
同聞別出

江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許管仲是不許管仲看上面如此說如何喚做不許他上面說得如此大了下面豈是輕輕說過舊見人做時文多做似仁說看上文是不如此公且道自做數句文字上面意如此下面意合如何聖人當時舉他許多功故云誰如得他底仁終不成便與許顏子底意相

似管仲莫說要他三月不違仁若要他三日也不會

如此若子貢冉求諸人豈不强得管仲賀孫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

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時舉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可學

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此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時遽遏絶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曰傷其惻隱之心便

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謝子說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說甚好廣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寛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

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安卿又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否曰是堯卿問管仲功可掩過否曰他義不當死久之又曰這般處也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麤安卿云只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亦

是義剛。淳錄同

問集解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其視程子說固平實矣然人之大節已失其餘莫不足觀否曰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功時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廣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仔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

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揚

管仲孔子自有說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掩功如唐之王魏亦然或問設有弑父弑君不可贖之罪雖有功亦在所不說矣曰如此則無可言者文蔚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

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底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令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己而命令皆由己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禀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義剛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弒簡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衆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又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曾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

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曽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燾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子路問事君章

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時舉

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

而其言則欺矣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賀孫

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

至於極也此段本横渠吕與叔之言將來湊説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説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擾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争之多今人做錯一

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僩

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曰伊川之說為至其次則呂氏得之達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橫渠說亦是尹氏之所謂達却只是說得君子喻於義之意却只是喻曉之義楊氏之說舜蹠却是伊川之意謝氏之說大段遠了不干事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愈下却有伊

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字觀書多匆遽不仔細好學而首章說得亂董董地覺得他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為人宏博純粹却不會研窮透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側處僴

古之學者為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

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時舉

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

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

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

李公晦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蓋卿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潘叔恭○端蒙

子貢方人章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已體察方可見友仁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

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麽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燾

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

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銖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為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啟明而堯知其嚚

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

舊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可學

微生畝謂孔子章

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淳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為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

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必大

以德報怨章

亞夫問以德報怨章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時舉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璘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而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蘓章夜與故人飲

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往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爲虜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檜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遽命移於湖上可學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

是著饒潤他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怨報怨是著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寛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

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則免得人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寛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搥鬬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燾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

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

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費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

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為相而費得罪公復

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

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

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

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

薦之矣淳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文蔚

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著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他亦有知之

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

說這話他人亦莫知着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

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

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

話這箇不唤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

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

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

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

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略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概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夔孫○義剛録云子曰莫我知也夫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說是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這三句便似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樣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違忤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做後自理會得這箇不響不喚如木之無石木之無風只帖帖地在這裏宜其人不能知若似其

他人撐眉努眼恁地叫喚去做時人却便知但聖人却不恁地只是就平易去做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便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所以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似也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

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寓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星散難捉摸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寓錄云畢竟是尋常事人所能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

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伯羽録云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洒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堪語這道理模樣然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畢竟也未曉得寓録云問集注言惜乎子貢猶有所未達也若子貢能達之如何曰他若達之必須有說惜乎見夫子如此說便自住了聖門自顔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

這般話與子貢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得箇頭耳若曉得亦必有語

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是他曉得童問寓録作寓問伯羽録作仲思問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曰亦只是方聞得畢竟也未見得透徹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淳○寓録伯羽録少異饒録殊畧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真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便是學也 銖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 泳

未到上達只有下學 芝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 道夫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道夫

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

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仔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謨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佐

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明作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著力不著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

高明 洽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是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季札

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洒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

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他太聰敏便說過了淳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夫

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可學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

箇道理廣

問莫我知也夫一節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處聖人無異於衆人到那上達處不同所以衆人却莫能知得惟是天知又曰中庸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古注云惟聖人能知聖人此語自好所謂天知者但只是他理一般而已

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人事天理間便是那下學上達底植

先生顧義剛云公前日看知我者其天乎說得也未分曉這箇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又且放下只管恁地久後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分著說不得義剛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僩

問方其爲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爲達雖下愚不容於不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梗否曰不干那事若恁地比並理會其間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直是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淳

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

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厮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寓

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

便是下學上達淳

問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廣

公伯寮愬子路章

問公伯寮其如命何曰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這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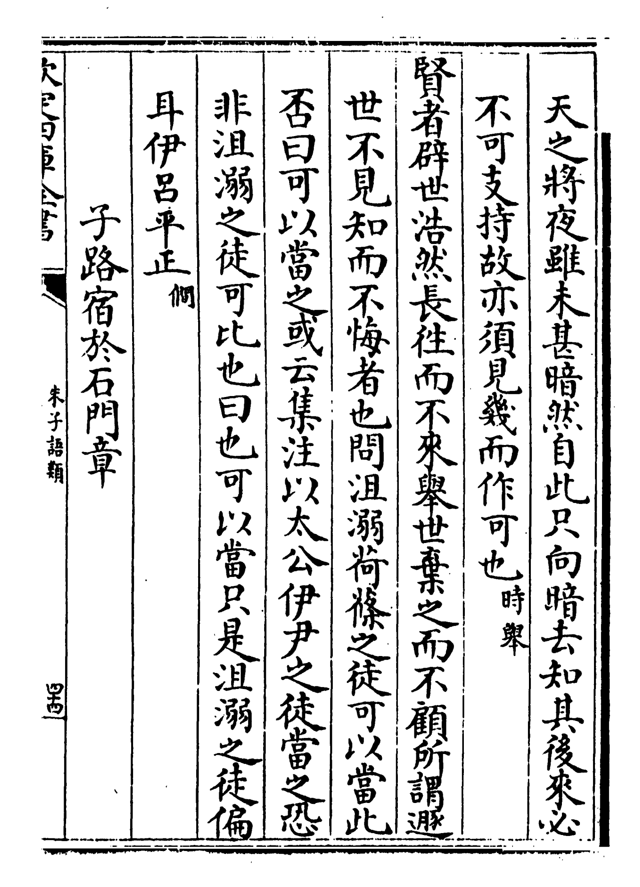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燾

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端蒙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



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時舉

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平正 僩

子路宿於石門章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否曰然廣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聞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久之先

生曰天下固當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自有樂時或云聖人憂天下其心自然如此如天地之造化萬物而憂不累其心曰然則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對曰雖憂而未嘗無樂又有曰其憂世之心偶然見於擊磬之時先生皆不然之曰此是一箇大題目須細思之 洪壽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

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廣

問子擊磬於衛一章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産晏平仲之上或問如蘧伯玉又知學或曰蘧伯玉恐未為知道曰謂之知道之全亦不可謂之全不知道亦不可燾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為學者也僩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廣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

也時舉○或錄詳別出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内氣象敬時内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内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節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

信是忠違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違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 礪○賀孫録云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違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集注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 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出 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 方

問體信違順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違順是發而中

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燾

問體信是體其理之實達順是行其理之宜否曰如忠恕二字之義　廣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燾錄云體信達順如致中和之謂　此是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　銖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只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

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贊言修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寓○道夫錄畧

亞夫問程先生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不知如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

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賀孫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賀孫

體信是體這誠信達順是通行順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即敬也植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至以此事天饗帝此語上下不難曉惟中間忽云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則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此聰明睿智

來夔卿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詖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旣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

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賀孫

原壤夷俟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

門者陸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道夫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人傑

闕黨童子將命章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方

朱子語類卷四十四